



新来的邻居

江淮文学社 編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前 言

在1956年內，我省作者在“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”政策的鼓舞下，創作了一些較優秀的作品。現在我們將本年內我省作者在報刊上發表的短篇小說和詩，選編成兩個集子：“新來的鄰居”和“紅色的泉”獻給讀者。

為了使各種不同題材、不同風格的作品都能與讀者見面，在選編過程中我們雖然做了些工作，但其中必然還有缺點，我們歡迎廣大讀者給予批評和指正。

同時，我們殷切地期望：能夠在新的一年里把更好更多的作品選編成集子獻給讀者。

江淮文學社啟

1956年12月

目 錄

新来的鄰居·····	曹玉模 (1)
姐妹·····	吳晨旻 (14)
鞋·····	边子正 (28)
打幫·····	童德忠 (51)
汽車拋錨·····	江 流 (61)
皖南的一戶人家·····	舒人心 (74)
我要入社·····	謝竟成 (84)
風暴·····	陳志平 (107)
珍珠眼·····	許有为 (121)
捉紡織娘·····	涂正祺 (137)
我和我的小獵槍·····	祝玉华 (143)
向日葵的故事·····	陳 菁 (153)

新來的鄰居

曹玉模

灣頭四孀家，婆媳兩個人住了一座六間四圓合的荒草房子。媳婦秀琴還是春天娶來的，兒子在縣供銷社工作，不是假期是不回來的。所以這裡突出地顯得屋多人少，清靜利朗。

‘是一個午后，灣頭四孀家的大門，‘啞咚’一聲被社長方培華推開了。正在生蛋的母雞吓得張開翅膀，咯咯地從他頭上飛過，一直叫到大門外。

“四孀！”社長向正在雞窩里拾雞蛋的葉四孀說：“你在家呀！我正要找妳商議一樁事情呢？”

四孀被門聲驚動了一下，定了定神說：“你推門要出這大的勁干什么？”

“哎呀！我以為你老人家又到你女兒家裏去了。”方社長摘下帽子，抹着額頭上的汗珠子。

“什麼事情，跑得這樣滿頭大汗？”

“是這樣一件事呀！”社長蹲在石頭門檻上，擱着帽子，

慢吞吞地說：“老章的老婆来啦！人家老章在我們这里办社，从办互助組起，一直到現在，几百戶的高級社成立了，中間四、五年的時間都沒有回去过，現在老婆帶着兩個孩子从家里来了，剛好他本人又不在家。你看看……”說着，他就用眼睛向东边一間堆草的屋子望了一望，并且立刻轉身就走到窗口，伸头向里面張望。里面噴出一股干草的苦澀气息。

四孀站在一边。心想：他大概是看上了这間屋子。

“別看啦！你的心思我猜到的……”四孀把雞蛋送进屋，然后走出来拍拍身上的灰尘說：“是不是想要我这間堆草的屋子？要，是可以的。你四孀的話要說在头里，他們是夫妻兩個住，要写張租房紙；另外这屋子得要你們来打扫……”

方社長看她滿口同意了，欢喜得把巴掌一拍，几乎是跳起来說：“这些事情，你就別煩神啦！”

說过，身子一閃就跑了出去。

院子里又剩下四孀一人。剛才一陣煩噪的鷄叫声也停止了，整个大院子，除掉一对火紅的斑鳩，蹲在桤枝聳立的大槐树上‘咕——咕’地叫了几声以外，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靜謐。一缸才撒了鹽的黃豆醬，在火燎燎的阳光蒸发下，正发散着鹹沫味。四孀本想去看看醬缸，忽然想起：“这个新来的鄰居，帶來兩個孩子，是不是个爬高上低的頑皮傢伙呢？他們来了，我这个醬缸架在这上面保險不保險？”由孩子又想到新来的鄰居：“是一个瘋瘋傻傻、走东家串西家、翻嘴弄舌的妇女呢？还是一个大門不出二門不溜、閑言少語的妇女呢？”

“我不事先打听打听，就一口答应得那么脆蹦蹦的。”四

端在院子里懊惱起来了。

門口石阶上有清脆的放鋤头的声音，是儿媳妇秀琴鋤田回来了。她把戴在头上的花手巾抹下来，揩揩下巴頰的汗，开始向婆婆說：“媽！往后晚上，我要出去开会，你用不着找人做伴啦！”接着，她的声音就象銀鈴似的，告訴了婆婆新来的鄰居，已經下了汽車，在街上飯館里吃飯。

“媽媽！人家馬上就来了，我們赶快把屋里干草搬出去，把房子打扫打扫。媽，干草往那里搬？”

“問我，我知道嗎！”四孀对媳妇說話，向来就是有点悶声悶气的。

“怎么？婆婆不乐意借房子嗎？”秀琴馬上想到这个问题：“……不乐意，真是不通人情。老章在我們村里蹲了四、五年，不吃我們的飯，不拿我們工錢，风里来雨里去地幫助我們建立互助組，建立合作社……和村里的老老少少处得就象家里人一样，現在人家爱人从几百里以外的家乡赶来，借我們房子住几天，还好意思張口不借嗎？”

她不管婆婆乐意不乐意，卷起袖子就动手搬草了。

傍晚，新鄰居来到了。

新来的鄰居，是个二十几岁的农村妇女，两个胖嘟嘟的咀巴子，象夕阳的霞光，紅丹丹的；兩条滚圓的肩膀，好象能放上裝滿稻粒的籬筐，叫人一看，就知道她是个扎扎实实从庄稼地里長大的妇女。

她一走进院子，就馬上对跟在后面的一羣妇女、姑娘說：

“嫂子們！別跟在后面看我呀！我又不比你們多長一個鼻子！”

“你是稀客呀！”秀琴盯着她上身穿的那件白底子印着翠綠樹葉子的褂子。

“還沒有那么多的稀客呢！”新來的鄰居王翠娥，她一點也不覺得生疏，放下了包袱，馬上又伸開胳膊，攆着圍在她面前的那些僅有大桌子高的小傢伙，說：“小兄弟！你是放牛的吧？快走！快走！要是牛繩散了，踐蹋了庄稼，划不來呀！”

“我不是放牛的。”一個掉了門牙，說起話來關不住風的小孩仰着小臉說。

“那你是干什么的？”翠娥朝他面前走來。

“我什么也不干，玩呀！”缺門牙的小孩，調皮地眨眨眼睛，並且身子一歪，從人窩里往外擠，誰知他的背后還站着一個比他还小的孩子，赤着腳的大腳趾頭，被后退的腳步一下踩到了，“哇”的一聲哭起來了。

人們哄哄地笑起來。

“他倒吹起喇叭來歡迎你啦！”

翠娥連忙把小孩抱起來，對着小孩的腳趾頭吐了一口唾沫，兩手撫摸着說：“要你跑來賀什么干巴采呀！你这么大，为什么不蹲在托兒組里？”

“我們這里還沒有托兒組呢！”一個翹咀唇的婦女插上來說。

“還沒有托兒組……”翠娥惊奇地說。她本想再追問下去，但是抱在手上的小孩，還在哭，她就連忙蹲下來，把自己兩個孩子拉到面前，說：“小翠！帶他們出去玩玩，唱個‘大

黃牛，給他們听……”

孩子們推着兩個新来的小客人，哄的一声跑了出去。

院子里剩下的也就是几个妇女了，她們正正經經談了一会以后，就好像变成很熟很熟的人了。于是，在他們之間，什么話都开始談了。

首先，秀琴打了翠娥一巴掌，笑咯咯地說：“你这个人的心也真狠，四、五年也不照面，害我們老章在这里好象守活寡；我們都办到高級社了，他一个人还在‘單干’呢！”

“你怎么尽幫他說話，我在家里不也是‘單干’！……”翠娥一点也不害羞，只是用水凝凝的眼睛望望蹲在一边的方社長，用手帕捂着咀，尽量忍住笑說：“他在外面‘單干’怕什么，一个人吃饱了，全家就吃饱了。我呢？帶着兩個孩子，就是給他們吃饱了，有时候，他們还要和我歪死胡纏地邪吵，吵着要爸爸，我的脾气也不好，吵我火了，我就說：‘你爸爸死了。’……嘻嘻……”

这些話不对四孀的胃口，她厌烦地站起身，去赶吓闖进门来的几只老鵝。心想：这个嫂子怎么当着生人面，就說出这許多糟五糟六的話呢？

等她撵走了老鵝回来，院子里的談笑声浪更高了。

翠娥完全象在自己村子里，一点不受拘束，还是繼續地在笑着說：“……完全說孩子想爸爸，也不公平，我才二十几岁，又不是个木头人，要說一点点不想他，你們也不相信。”

“四、五年啊！我那第二个孩子，才怀了三个月，他就走掉了。到现在我这个第二的，还不知道他爸爸是个長子矮子呢？

年年写信回去，总要提一笔：春节回家看看，年年又总是空头支票……

“去年过年，下那么大的雪，我把鹹鴨鹹肉，所有好吃的东西，一起丢在鍋里煮，酒都几年沒有进过門，这一回我也买了兩斤酒，什么都弄得停停当当，請人替我望着門，我牽一个，抱一个，往城里去的大路迎去，整整迎了十五里，孩子们的鼻子、咀，都冻得象紫蘿蔔，一直迎到賀年的爆竹，‘噼呀啦’的四处响起来了……我們才回来，一回到家里，渾身象給凉水澆了似的，气得連瓶帶酒，一起扔到院子里，年飯也沒吃，帶着两个孩子就睡覺，三十晚上，整整哭了一夜……”

“哎呀！”方社長尖叫了一声：“去年过年那几天，老章正幫着我們扩社，整天三个五个的，跟在他后面，吵着要入社，他怎么能走开呢？”

“我知道他在外面办社忙，我也沒有怪他呀！”翠娥抹一抹披在額前的一綫黑頭髮，依旧笑着說：“只能怪我好哭，其实呀！我这个人也就是这个脾气，哭哭消消气，第二天，还不是照样帶着人下田剗溝、挑糞。有了事情做，什么也忘掉了。”

“忘掉了，怎么你又跑来呢？”还是那个翘咀唇的妇女好容易忍着笑地說。

“笑什么？我又不是大姑娘，怕醜？”翠娥說，“我就是想他想得太狠，就来了唄！”

四孀实在是听不下去，鼻子一皺，哼了一声，連忙拾起晒在鷄罩上的一双鞋子，拍得噠噠响，說：“你們都沒有事情

呀？人家走了几百里的路，不能让人家歇歇？……”

“大媽！几百里都是坐車子的，不累！”翠娥还是邀請妇女們坐下，并且說：“我們好好談談。在这里我們是脚踩生地，眼看生人，多談一会，多知道一点，免得我跑出大門，張着咀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翠娥本想留她們还坐一会，但是她們終于起身走了。

人們走过以后，院子里大槐树枝干的阴影，已經爬到牆上。四孀看看天色，吆喚秀琴道：“你看看，槐树影子拖到那里啦！有客人，你还不燒鍋煮晚飯！”

这一天晚上，翠娥就在秀琴家里吃了晚飯。

晚飯后，秀琴又送来一盞煤油灯，順便也就会在新鋪的床上坐下。翠娥从口袋里拿出家乡帶來的‘六月白’大桃子，递了四个給秀琴說：“你吃兩個，再帶兩個給你婆婆；怎么？你婆婆睡覺啦？”

“到她女儿家里去了。”秀琴咬了一口鮮甜的桃子說。

提起四孀和她的女儿，秀琴的咀就象爆竹放在洋油桶里，咣咣地說个不歇：“……別人在院子里玩一会，她就攆人家走，好象全村子人，她都看不順眼，世界上只有她兩個龙蛋外孙子，才是她命根子。社里叫她領導托儿組，和她講了好几回，她都不肯，一天到晚就在她女儿家里，抱她兩個外孙……”

正說着，大門‘咯呀’一声开了，随着四孀就出現在院子里，秀琴只好馬上停住話头。

晌午，老章果真从城里回来了。他还没有走进村子，在西大路就被几个割草的和放牛的小孩围住了：“老章！老章！有个女干部，在东头四孀家里等你呢！”

“从那里来的？”

“从城里来的，是来向你学习种瓜种菜的。”放牛的小孩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“种瓜种菜”，是老章每年在春荒时候动员社员的口号，后来就变成村里大人小孩开玩笑的口头禅了。

老章没有理睬他们，就匆匆地跑进东头四孀家的院子。几间屋子，门都上锁了，还未等他再跑出来，秀琴跟在后面跑来了。

“在这里哟，在这里哟！”

他又慌慌张张跟秀琴跑出去，到了土墙围绕的菜园那边，他一眼看见是翠娥，并不是什么干部，他茫然地说：“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“昨天！”翠娥走过来，理理披在额前的头发，用埋怨的口气说：“……也不来接我一下，害我抱一个，牵一个都快累死了。”

“你把孩子全带来了。”老章弯下腰，伸手去抱躲在翠娥后面的小苹，小苹躲避了他。秀琴和一群妇女在后面咯咯笑起来。

等别人笑过了以后，翠娥又接着说：“是我养的，我怎么不带来……”

“你把孩子带来，还打算住多少天呀？”

翠娥笑了，沒有直接回答他的話，隨手把孩子遞給老章，就一陣走進院子。這天，老章忙起來了，借鍋借碗，又把原來開在社長家裡的單身鋪，也搬過來了。等一切安排停當，才坐下來和翠娥談起家鄉的變化。當然夫婦真正談心，是放在夜裡。

半夜，銀鈎似的月亮落下去的時候。翠娥關上了門，好像來不及似地猛一下抓住她丈夫的胳膊，搖晃着說：“你心好狠喲！四、五年不見面，今天一見面，就問我要住多少天，難道我還要賴在這裡嗎？”

積蓄在老章心裡的懷念妻子的感情一下子象河堤缺口似地開放了。他緊緊抱住翠娥，在她紅潤、丰满的臉頰上親了又親。并帶着气喘吁吁的口气說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是探探你的口气，害怕你象個鬼火似的，歇過三晚兩晚上又要回去。”

“兩晚上也歇不到呀！”翠娥揉揉被唾沫粘濕了的臉頰說，“我在社長面前，一共就請了六天假，來回就丟掉四天；昨天到這裡，你不在家，又算去了一天。這……”

“你扯謊喲！”老章推开懷中的翠娥，渾身松了勁似地說，“你們這個社長，也不太通人情，四、五年沒有見面，就給六天假期嗎？”

“笑話！”翠娥咯咯笑起來：“他還給我六天假，你怎麼連一天假也沒有呢？”

“我工作離不開，一千幾百戶的大社，縣裡只有我一個人在這裡。”

“我又怎麼能離開。”翠娥昂起頭說，“難道我的工作不

比你多嗎？婦女生產隊長、社委、兩個孩子的媽媽，一天到晚後面就象有把火燒着似的；早晨，總要比人家早起來，替孩子穿衣服，送他們上托兒組，又要煮早飯。有時飯碗未丟，那邊鈴子响了。不是鋤頭，就是鐮刀，不是彎腰活，就是直腰活。咱是個隊長，早上總不能比人家遲到，晚上也不能比人家早走，就是回來了，到了家里，首先要把孩子接回來，又要忙着去煮飯，有時候，水缸里又沒有水，馬上又要去挑水，你替我算算，我一天要干多少活……。”

“這麼忙，你何必要跑來呢？”老章冷冷地說。這時候，熟睡在帳子里的孩子，紅胖的團臉吸引了他，他轉身去看孩子。

“不在一塊又想，在一塊又抬槓！”翠娥嘖咕了一句：“還是睡覺吧！”

第二天，翠娥並沒有走，並且和秀琴一道去挖爛窖。她來到這裡看見村頭村尾的垃圾，還有田埂上碰破腳的牛糞，都沒有歸集起來。她向大社提了一個建議，挖爛窖積肥，很快就被大社採納了。

這樣一來，人們對翠娥有了新的看法，覺得她不光是一個嘻嘻哈哈的人，而且還是個農業生產中的老行家。

一人深的爛窖挖好了以後，她又跟秀琴一道去鋤芝蔴，她看見芝蔴田里的拐拐角角，長滿了爬根草，又提出來說：“鋤旱地，拐拐角角一定要鋤到頭，不能只顧正牆，不顧邊邊拐拐呀！”說着自己就揀了一條邊牆鋤去。

人們看見她象關心自己的合作社一樣，就特別尊重她的意

見。并且也把她看成象自己合作社里的一員。

漸漸地，翠娥和社員們之間有了深厚的感情。已經過去五天了，翠娥並沒有走。

“你打算真要賴在這裡嗎？”一天，老章跨進門檻，和她开玩笑似地說，“你真是半夜起來下揚州，天亮還在屋後頭，走到現在，怎麼還在這裡呢？”

“我明天一定走。你看，我這就去收拾東西。”說着，她真跑去捲鋪蓋了。

“章嫂子！章嫂子”秀琴又站在大槐樹底下喊她，“我們下湖割草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割什麼草？”

“割蓑衣草！”

“等我一下，我就來。”翠娥又馬上停住收拾行李的工作，找到一把鐮刀，跟秀琴跑去了。

又是一天過去了。

第二天，天未亮，大槐樹底下站滿了送行的人。老章事先把汽車票買好了，站在院子當中，耽心地說：“還有什麼東西拾掇，快走吧！七點鐘的車子，現在已經是五點多啦！”

屋子裡沒有回聲，只有秀琴和幾個婦女小聲地在談話，兩個孩子坐在行李捆上。翠娥一隻手拿塊小手帕，一隻手托着腮巴，讓一頭烏油油的黑頭髮披在臉上，看樣子，是舍不得和這些新結交的朋友分別呢？還是在內心深處舍不得和老章分開呢？是的，這兩種思想她都有。現在，已經有一個新的念頭在她內心裡轉動，是她最後考慮的時候了。

“实在是不能再磨菇啦！”老章跑进来，攤开着双手說，
“要是誤了車，就得到后天……”

“我根本就不想走。”翠娥忽然朝行李捆上一坐，“你去把車票退掉吧！”

“我們不要章嫂子走！”一羣妇女对着老章嚷着。

“你怎么忽然想起这个主意？”老章避开妇女，跑到翠娥面前弯着腰說。

“这个主意在我心里盤算好几天啦！”翠娥抬起头，“我想了几个晚上。这边是高級社，家里那边也是高級社，兩边都是憑勞力吃飯……我想就留在这边，不知这边方社長会不会同意？要是同意的話，我写封信回去。”

这真是太出乎老章的意料了。当翠娥第一天来的时候，老章就有过这个念头，当时，他害怕翠娥不肯，話就压在心里沒有說出来。現在翠娥自己說出来了，他只好張着咀，一时想不起說些什么。

“就住在我們社里吧！”

“既来了，又回去干什么？”

妇女們你講一句，他講一句，把个老章乐得合不攏咀。不知誰跑出去，告訴了方社長，他几乎是拍着巴掌跑进来說：“听說章嫂子不走了，是不是？本来嘛！兩边都是高級社，何必还要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，分在兩下，你想我，我想你，牽腸挂肚的呢？”說着，他把胸脯子一挺，“現在，我就以清水高級社社長的身份，接受章嫂子为大社社員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”

原来是送行的，一下子却都鼓起掌来，欢迎起章嫂子来了。

“社長，”翠娥走到方社長的面前說，“蒙你情，把我接受下來了。這個新社員可先要對你說，大社里要趕快成立托兒組，要不然，我這兩個孩子纏着我，也不能好好生產呀！”

方社長露出了潔白的牙齒，笑嘻嘻地望着站在一邊的四孀，含着骨頭帶着刺地說：“辦是早該辦了，誰肯出來當這個娃娃頭呢？”

大家眼睛一起跟着望過去，看着四孀。

晚上，翠娥就開始和四孀談建立托兒組的事情，起初四孀有些不同意，但是，經翠娥一番婉轉地勸說以後，又說：“你老人家不肯帶，要是別人出來帶，你自己不是就帶不着兩個外孫子了嗎？我說呀！四孀！外孫是帶，人家孩子也是帶，托兒組就設在你家院子里，樹蔭大，四周又沒有塘溝，只要你招呼招呼，就行了。你若是不肯帶，托兒組還是要設在你家院子里，那這一窩小蘿蔔頭子，連我兩個頑皮的在內，趁你不在家，掀掉你的醬缸，藏起你的雞蛋，叫你損失就更大啦！”

四孀眼睛里現出疑難的神色，驚楞起來了。

過了半天，四孀才張咀說：“……你已經住在我們這裡了，成了緊鄰，明天，我把我兩個外孫接過來，你家的兩個也丟下來，讓我一起招呼吧！”

“我已經編到第三隊，第三隊還有四個孩子，叫他們一起送來吧！”翠娥歪着脖子說。

“這……”四孀只講了一個字，她又覺得講不下去。她覺得新來的鄰居身上好象有什麼力量似的。

姐 妹

吳 晨 茹

四月尾上，我到了皖南黃山腳下的長丹茶葉生產合作社，住在一家姓張的家里。這家有七個人，主人張二爺是這個社的副社長。

張家住在山坳上。屋後靠著一座聳入雲際的高山。從山腳到山腰，全是茶樹和桐樹；山頂上是一片蓊郁的森林和纏結不清的藤蔓。門前是一個大竹林，穿過竹林，隔一道小河，又是草樹叢密的層峯。除了停午一段時間，門前地上很難照到陽光。其餘的時光，只是從竹林里漏下來大大小小的光圈，散散在地上。屋南，聳露在茶林里是一家社員幾年來新蓋的瓦屋頂；屋北，有一道終年長流的泉水，發着淙淙的声响。

初到的那天，是霧雨暗淡的陰天，但他家屋內的陳設，却給人以整潔愉快的感覺：堂屋中，放着一張方桌，一個書案。方桌抹的淨光，兩把椅子放在兩旁；書案正中放置一座新買不久的時鐘，右邊并排放着兩盞玻璃罩子擦得透明的煤油台燈，